中国悬疑小说年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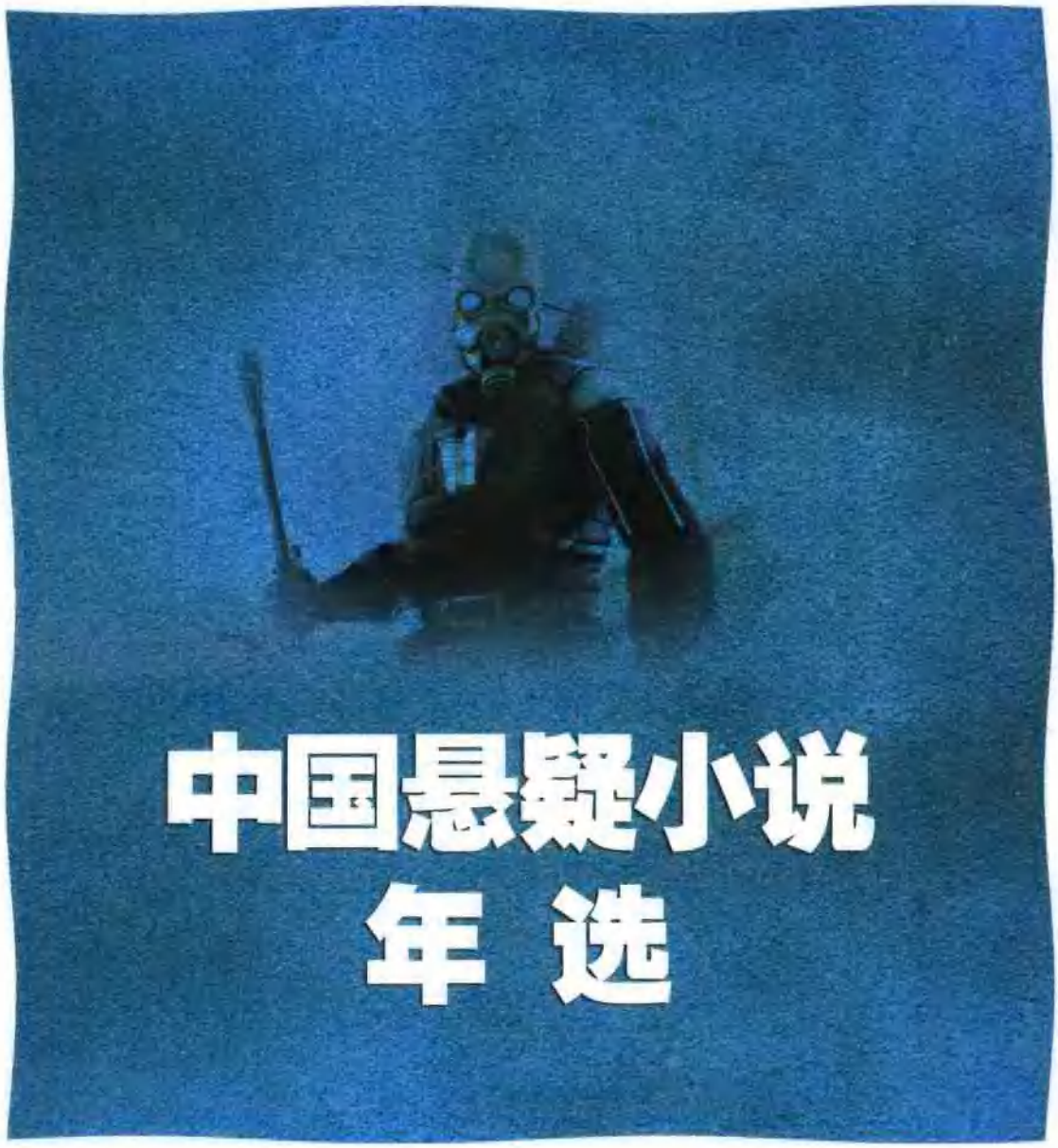


李方小 编选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doubts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国悬疑小说年选

ISBN 978-7-5399-2708-4

9 787539 927084 >

定价：24.00 元

中国悬疑小说年选

汤哲声　李为小　编选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悬疑小说年选 / 汤哲声、李为小编选.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5399-2708-4

Ⅰ.中… Ⅱ.汤… Ⅲ.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3392 号

书　　名	中国悬疑小说年选
编　　者	汤哲声　李为小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二　本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40 千
印　　张	21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2708-4
定　　价	24.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自丹·布朗(DanBrown)的《达·芬奇密码》在中国创造出阅读奇迹,悬疑小说在中国形成创作热潮也就理所当然了。跟着市场走本来就是大众文化与大众小说的特点。我们的问题不是讨论悬疑小说如何具有市场性,这已经被大量的读者(或者点击率)所证明,而是要追问悬疑小说为什么能在当代中国如此走红。以下这些问题值得思考:

为什么要阅读小说,二十世纪以来有各种答案,有人说是为了"新民",有人说是为了社会改造,有人说是为了政治宣传,也有人说是为了描述人性。在我们看来,读小说的动力就是为了愉悦,其他的功能都是愉悦以后的事情。如果这样的结论还有道理的话,我们就能理解悬疑小说为什么会这样吸引人了。悬疑小说并不注重结果,最后的结局读前就可以猜测到,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谜团终将真相大白,悬念终将水落石出,它注重的是过程。层层悬念构成了复杂、曲折的情节,层层破解构成了惊险、生动的传奇。小说的阅读过程实际上是一次精神愉悦的过程(愉悦不仅仅是高兴和激动,还包括紧张和恐惧)。悬疑小说也不注重道德谴责,很难说谁是最坏的人,也很难说谁是最好的人,阅读愉悦之后引起的是对人的本性的思考。人的本性就是这样的,人与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人与社会的关系就是这样的,这也许就是悬疑小说的启示吧。当今社会竞争那么的激烈,人的心态情绪那么的紧张(忧郁也是一种紧张),读悬疑小说能够进行一次人的本性的自我寻找,能够获得一次紧张的心态情绪的释放,悬疑小说具有如此的魅力能不红火么?

悬疑小说在世界文学中并不新鲜。悬疑小说又称为"黑色悬念小说",它起源于英美的"硬汉派"侦探小说,发展于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至今还延绵不衰。康奈尔·伍尔里奇(CornellWoolrich)、吉姆·汤普森(JimThompson)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等人都是优秀的代表作家。丹·布朗(DanBrown)应该说是后起之秀，是当下美国悬疑小说的代表作家。但是对中国来说，悬疑小说却很新鲜。它是近两年才在文坛上兴起的一种大众小说文体。与英美的那些悬疑小说相比，中国的悬疑小说还缺乏强有力的政治批判力和文化穿透力，小说的格局和气势都比较小，还缺乏公认的代表作家和经典作品。但是中国的悬疑小说也正在形成特色。它们都努力将本土的道德文化和一些玄幻、神怪文化杂糅其中，并以此来构思故事情节。因此，中国的悬疑小说虽然格局和气势都不大，却散发出浓郁的本土特色。

中国的悬疑小说作家队伍正在形成，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局面中一批优秀作家正在崭露头角。我们受江苏文艺出版社的委托，对二零零七年的中国悬疑小说进行了全面地整理和阅读，编选了这本作品选，算是我们眼中的精品吧。我们编选的标准是三个：一个当然是好看，能够产生阅读愉悦，不好看的作品什么都谈不上。二是具有本土文化。作为一种外来小说文体，中国作家的模仿是少不了的，但是模仿只是一个手段，本土特色才是努力的方向。三是最好有一点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和人文关怀，因为当今的读者还需要对有关现实的事情的关心和思考。根据这样的标准，我们对编选出的作品作一点评点：

局浩辉的《禁屋》是一曲人性的悲歌，作者用四条生命悲愤地控诉了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小说的缘起——独居的老人和孩子无人关注，老人急病而亡，孩子被困而死，直至尸体腐烂散发出异味才被人发现——是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的实事，由此作者设置了一个更残忍的故事，将这起事件的两个责任者放到老人孩子经历的同样的困境中去，再用一次又一次渺茫的希望和希望的破灭来完成对人性的拷问。但是作者并未停留在对个人冷漠的谴责上，两个责任者冷漠的背后也确实有他们的不得已和伤痛，于是小说的价值取向就指向了对现代社会中集体无意识的冷漠进行责问。到底是谁将他们困在了“禁屋”中，当篇末揭开了这个令人期待已久的悬念时，读者不会是恍然大悟，而是会扪心自问：“把他们困在‘禁屋’中的真的只是他吗？”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连载小说的同时还以此为剧情拍摄了DV，用影视的表现手法来再现了这个故事，让悬疑小说借助其他的媒介来扩大自己的影响。

余少镭的《秦广王本纪》被称为“新聊斋志异”，也确实继承了蒲松龄谈鬼说狐论人世的主旨，与《禁屋》不同的是，除了对现实的关怀，还有对历史的思考。小说对“文革”这个非理性时代人性的迷失有着精彩的描绘。主人公秦广是转

世为人的十殿阎王之一，更是一个励精图治的有志之士。在凡间他见到了阴间所见不到的腐败和不公，而阴间的腐败和不公又是凡间的投射，两相观照，对社会负面现象的批判意识跃然纸上，而独特的叙述视角在阴阳两界徘徊，给人以陌生化的感觉。结尾处对于艾滋病和非典来源的叙述，更让人掩卷深思人与自然、与其他生物的关系。

嫣青的《死亡天使》，其实更多的具有公安法制小说的特征，以公安干警侦破案件为情节主线，悬念的运用相当成功，故事引人入胜。小说中天使福利院利用无辜的儿童来做医学实验的情节，影影绰绰有日本七三一部队的影子，不知作者对此是否有所借鉴。尽管在推理方面的薄弱是小说的一大缺憾，但对丧心病狂地追逐金钱的行径进行揭露，隐喻着现代社会金钱对人的异化，也颇见深度。

庄秦的《要命的黑猫》是一部向《黑猫》致敬的作品。美国作家爱伦·坡的《黑猫》是其代表作，在中国悬疑界影响深远，国内首个悬疑创作社团就命名为"黑猫悬疑创作社"（庄秦本人就是其中的骨干成员）。黑猫作为对人的阴暗面和非理性进行制约的超自然力量的象征符号在小说中反复出现，被《要命的黑猫》所完全继承。小说表现了现代都市中人孤独阴暗的心理，故事紧张，情节出人意料又留有回味，唯一的缺憾在于，如果作者对黑衣老妇人的心理做进一步的挖掘和揭示的话，小说必将再高一个层次。

周德东的《吊》采用了非常具有本土特色的意象，因为在中国，吊死是一种并不罕见却又笼罩着神秘色彩的死法（吊死鬼要"求代"，就是哄骗另一个人吊死以获得自己的解脱），而在国外是极少见的。在此基础上作者创作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心理悬疑故事。荒僻的野外，被无意识反复提及的"吊"，无端落下的石头，偶然发现吊在树上的人体，被误触的禁忌等等都是典型的悬疑小说的基本元素，而成功的灵异氛围的营造，让这个故事具有了非凡的阅读快感。

其余的如七根胡的《暗层》、成刚的《时间碎片》，都是对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人的感觉与现实等经典题材进行的精彩演绎。而麦洁的《千幻一爱》与一枚糖果的《爱情心怀鬼胎》，都是女性作者关于爱情的作品，但是两者的爱情观不同，有的是对爱情坚定不移的信仰，有的是对爱情的犹豫动摇，有的是对爱情彻头彻尾的怀疑和否定，风情各异，相互对照来看，很值得玩味。

编选作品是一件令人高兴和令人担心的事情。高兴的是可以将这个时期的作品都看一遍，评审一遍，可以将我们的批评标准表达出来；担心的是优秀

的作品是否被遗漏了，我们的评审标准是否被读者所接受。但愿高兴的事情越多越好，担心的事情越少越好。请同行和读者们多指教。

汤哲声　李为小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于苏州大学独墅湖校区

目　录

序

吊　周德东 / 1

要命的黑猫　庄　秦 / 32

秦广本纪　余少镭 / 53

爱情心怀鬼胎　一枚糖果 / 89

死亡天使　嫣　青 / 182

暗层　七根胡 / 224

千幻一爱　麦　洁 / 244

时间碎片　成　刚 / 275

禁屋　周浩辉 / 288

吊

周德东

千万不要碰吊死的人踩翻的那个东西……

一　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将兄吊起来

周日，四个学生结伴到北山玩。两个男生，两个女生。北山在凤黄县城北，三里路。山腰上有一条粗糙的隧道，不知道为什么，凿通之后却废弃了，里面黑糊糊的，像一张巨大的嘴。穿过这条深深的隧道，是一个山谷，四面环山，很封闭。平时，很少有人到那里去，据说，那里空气新鲜，花草茂盛，景色十分美丽。没有人说那个山谷里到底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但是，由于没有人气，所以它透着一种神秘的气息。

尹学军、晓晓、姜春梅都是外县人，对凤黄县不是很熟悉。葛冬是本县人，不过，他说他也没去过那个山谷。到北山玩的建议，最早是葛冬提出来的。尹学军、晓晓、姜春梅三个人在美术学校学画画，葛冬在一个专科学校学医。四个人之所以走到一起，是因为有姜春梅。葛冬和姜春梅表面上是普通朋友，但是大家都能感觉到，他俩的关系不一般。葛冬长得很帅气，不过，他从小就不学好，打架，偷窃。听说，他爸爸过去是政府的一个官，因为受贿被告进了监狱，那时候葛冬还在读小学，直到现在他爸爸还没有出来。

姜春梅是个小美人，尹学军很喜欢她。他想不通，她爱葛冬什么。当时，他就有些犹豫，说："我们到市里玩吧，我不喜欢探险。"

葛冬说："我们是郊游，不是探险！"

姜春梅也说："多刺激呀，去吧！"

最后，尹学军勉强同意了。

提前一天，葛冬和尹学军出钱买了一堆好吃的，装在旅行包里，第二天进

2

山时，他俩轮流背着。这一天的太阳好极了，四个人都没有想到，会遇到那么吓人的事情。他们一路谈着笑着，爬到山腰，停在了黑糊糊的隧道口。一股凉森森的风从里面掠出来，令人骨髓发冷。穿过它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它并没有巩固。

尹学军说："算了。"如果他们这时候返回，那么一切都不会发生了。可是，葛冬一步就跨了进去。姜春梅看了看尹学军，说："不会有什么事的。"然后也慢慢走了进去。只剩下尹学军和晓晓了，他们只好跟着走进去。

越走越黑，只听见四个人的脚步声，很响。尹学军的心"怦怦怦"跳起来。晓晓紧紧拉着他的胳膊。他看不到姜春梅和葛冬，他想，姜春梅一定挽着葛冬的胳膊，这让他有点醋意。突然，葛冬在前面大声唱起京剧来，他是在显示他一点都不害怕：为贤弟赴汤蹈火，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将兄吊起来……事后，大家联想起来，这天好像从开始就不对头，包括葛冬唱的京剧。终于，尹学军拉着晓晓走出了隧道。

一个绿油油的山谷呈现在他们眼前，午后的阳光明朗而宁静，能听见树丛中小鸟清脆的叫声。晓晓松开了他的胳膊，眺望远方，说："这里太美了。"尹学军说："他们呢？"晓晓这才意识到那两个人不见了，她四下看了看，张大了嘴巴。

隧道外面，长着绿油油的草，还有一些零碎的石头，根本藏不住人，一条羊肠小道通向山谷下。尹学军回头朝黑洞洞的隧道里看了看，陡然感到了恐惧。葛冬和姜春梅本来走在前面，怎么就不见了？隧道里很狭窄，尹学军和晓晓如果超过了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尹学军努力地回想，葛冬和姜春梅的脚步声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却怎么都想不起来。

"葛冬！"他朝里面喊了一声。回声传出来："葛冬！"尹学军和晓晓互相看了看，眼里都是惊惶不安。"我们……回去吧？"晓晓六神无主地说。尹学军低低地说："你敢再走进去吗？"晓晓朝隧道里看了看，低下了头。

"我说不来的！"尹学军气恼地说。

"你别怪我啊。"晓晓都快哭了。

接着，两个人都静默了。

风一点点大起来，吹得草木哗啦啦响。

这时候，两张白色的脸从黑糊糊的隧道中显现出来，他们在笑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二　太阳的脸，吊在半空中，五官在燃烧

“他们出来了！”晓晓喊道。

尹学军盯着葛冬，生气地说：“你胡闹什么！”

葛冬看了看姜春梅，依然笑着。姜春梅走到尹学军跟前，拉了拉他的袖子，小声说：“跟你们玩玩，生什么气呀？”

晓晓说：“把我们吓死了！”

葛冬接过尹学军身上的旅行包，说：“好了，我们走吧。”

四个人顺着那条羊肠小道朝山谷下走去。他们来到一片平展的山坡上，坐下来。葛冬打开旅行包，拿出面包、卤菜、熏鸡、茶蛋、啤酒。

晓晓高兴地叫起来：“你们买了这么多好吃的呀！”一边说一边伸手抓。

姜春梅挡住她，掏出湿纸巾，每人发了一张。大家擦了手，开始吃。尹学军不喝酒，也不吃茶蛋。

姜春梅不解地问：“你为什么不吃茶蛋呢？”

尹学军挑剔地说：“有一股鸡屎味。”

葛冬一边喝啤酒一边说：“他没有这个口福。”说着，他剥开一个茶蛋，塞进了嘴里，大口咀嚼起来。吃完了，大家都四仰八叉地躺在草地上，享受美丽的阳光。四周除了清爽的风，没有一点声音。

“这么好的地方，我们干什么呢？”懒洋洋的葛冬看着天，好像在自言自语。

“我给你们读诗吧。”姜春梅一边说一边从挎包里掏出一本诗歌刊物。她喜欢文学，经常写诗，在市级电台发表过四首了。

她翻到一页，轻轻读起来。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太阳的脸，
吊在半空中，
五官在燃烧……

这似乎又是一个前兆。

后来，四个男孩女孩回忆当时的情景，都觉得怪。葛冬唱的京剧，还有姜春梅朗诵的诗歌，都有“悬挂”的意思。

三　突然，从山坡上滚下来一块石头

晓晓第一个察觉到了某种不祥之气，她坐起来，说："今天不会出什么事吧？"姜春梅停下来，迷惑地望着她。尹学军敏感地坐了起来，问道："你感觉到什么了？"

晓晓说："我总觉得今天有点不对头……"

姜春梅说："你别神叨叨的，怎么了？"

晓晓皱了皱眉说："我也说不清。"

姜春梅把那本刊物收起来，说："你败了我的兴。"

葛冬把嘴里衔的一根草吐出来，笑着对姜春梅说："她是让咱俩给吓的。"

他的话音刚落，尹学军好像听到了什么，猛地转头朝后面望去。另外三个人也顺着他望去。有一块方方正正的石头从山坡上滚下来，速度并不是很快，它在离四个人一丈远的地方滚了下去，一直滚到了山坡下的草丛里。尹学军走过去，蹲下身摸了摸那块石头，又抬头朝山坡顶上望了望，最后他走回来，警觉地说："有人！"

这个山的形态很古怪，山坡朝上爬着爬着，突然不见了，折成了一块平地，平地后突然又陡峭了，像椅子靠背。现在，几个学生在底下看不见山坡顶端的那块平地。尹学军说的就是那里藏着人。

姜春梅小声说："这地方怎么会有人呢？"

尹学军放下了那块石头，目不转睛地朝上望着，说："一定有人。"

晓晓颤颤地问："他想砸死我们？"

葛冬也坐了起来，说："是风吹下来的吧？"

山坡顶上一片安静，没有一点动静，更不见有人露头。

葛冬肯定地说："是风吹下来的。"

尹学军继续观望了一阵子，终于收回视线，把那块石头搬起来，扔了下去，它很快就滚进了下面的草丛里。那是一块青色的石头，上面有古怪的白色花纹。

葛冬建议："晓晓，你不是会唱陕北酸曲吗？唱一支。"

晓晓还是不放心地朝山坡上看了看，说："尹学军嗓子好，他唱吧。"

尹学军说："我长这么大，从没有唱过歌。"

姜春梅说："晓晓，还是你唱吧。"

晓晓想了想，果然唱起来，她的嗓音太清脆了，甚至有些尖利。在这样的

歌声中，山谷显得更加寂静。她唱完后，姜春梅又牵头讲起了故事。她讲的大多是美术学校的故事。尹学军一直心事重重，总是看山坡下那片深草丛。葛冬一直笑吟吟地望着姜春梅，津津有味地听。太阳一点点偏西了，风不知道什么时候消退了，天地间一片祥和。

葛冬又讲起来，他说："我叔叔是演杂技的，他最擅长走钢丝。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他从钢丝上失足摔了下来，被吊在了半空中……"

晓晓突然说："我们得回家了！"

葛冬住了口，朝天上看了看，说："就是，一会儿天就黑了。"

他把吃剩的东西装进旅行包，站起来，说："走吧。"另外三个人都站了起来，跟在他后面，顺那条羊肠小道返回。尹学军走在最后。走着走着，他停下了。晓晓走在他前面，她察觉到尹学军停下了，就回过头，问："你怎么不走了？"

尹学军突然说："我想到山坡顶上看看。"

四　长长的人

葛冬和姜春梅也停下了。葛冬隔着姜春梅和晓晓问："你想看什么？"

尹学军说："反正我得去看看。"

葛冬说："要去你自己去吧。"

尹学军转身就走了。

姜春梅望着他的背影，见他一直不回头，就说："我们跟他一起去吧。"

"麻烦。"葛冬小声说。

三个人最终还是跟在了尹学军后面，一起朝那个山坡上爬去。尹学军爬得很快，转眼就爬到了山坡顶端，他刚刚直起身，就傻在了那里。突然，他转身就朝下跑。

"怎么了？"葛冬惊惶地问。

尹学军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声："快跑！——"

三个同伴不知道他看见了什么，但是都感到大事不好，连滚带爬地朝山坡下逃窜。晓晓跑在最后，她哭了起来："等等我！"

尹学军根本不理会，他像疯了一样在前头狂奔。葛冬停下来，转过身等她们。山坡上，除了姜春梅和晓晓在一前一后地跑，并没有任何东西追下来，山坡顶端依然是一片阴森森的死寂。

姜春梅气喘吁吁地说："他到底看见什么了？"

葛冬说："我哪儿知道！"

晓晓冲到葛冬跟前，一下就抓住了他的胳膊。

"没事儿。"葛冬说。

可是，她的身子抖成一团，死死不放手。葛冬就一手拉着她，一手拉着姜春梅，快步朝前走。尹学军已经跑下山坡，冲上了那条羊肠小道。

姜春梅说："他是不是看见了蟒？"

葛冬说："肯定不是！"

姜春梅想了想，说："……难道那里真埋伏着一个人？"

葛冬迷惑地说："可是，什么人会藏在那里呢？"

姜春梅说："我想是个疯子，说不定他在这个山谷里生活很多年了，满脸都是长长的头发……"

葛冬还是摇头："我想，要是个疯子的话，他不至于吓成这样。"

尹学军跑到了那条隧道前，终于停下来，坐在地上，惊恐地朝那个山坡的方向张望着，大口喘着气。实际上，从这个角度看不到那个山坡，中间被一个山包挡住了。三个同伴终于来到了他跟前。

"尹学军，你到底看到什么了？"葛冬弯下身，急切地问。

尹学军呆呆地说："一棵树……"

"一棵树？"

"山坡上面只有一棵树……"

"树怎么了？"

"它很高很粗，长着密匝匝的叶子，离我只有十几米远……"

"我问你跑什么？"

"树上吊着一个人……"

晓晓和姜春梅几乎同时抖了一下。

葛冬低声问："男的女的？"

"男的。"

"是不是谁在树上挂了个假人？"

"肯定是真人！"

那一幕已经深深刻在了尹学军的眼睛里——山坡顶上有风，那个人的衣服"哗啦啦"地抖着。他穿的是一件墨绿色上衣，一条黑绒裤子。

"你看清他的脸了吗？"

"没敢看。"

葛冬慢慢直起身，说："我还以为是强盗呢。死人有什么好怕的！"

尹学军颤巍巍地说："那个人吊死的姿势特别怪……"

"怎么怪？"

尹学军好像眼看就要精神错乱了，他低下头，烦躁地说："别问了！"葛冬就不问了。停了一会儿，晓晓小声说："我早就感到今天不对头。你们看，上午我们来的时候，在隧道里……"她说到这里，好像忽然想到了什么，又咽了回去。姜春梅说："我们马上离开这个地方！"

尹学军站起身，说："对，赶快走！"

可是，他朝黑洞洞的隧道里看了看，又迟疑起来。

姜春梅想了想说："我在前面走。"

葛冬说："我在最后面。"

姜春梅第一个钻了进去。随后，尹学军也钻了进去。晓晓紧紧跟在尹学军后面。他们走进隧道之后，突然听见还没有走进来的葛冬尖叫了一声："谁！……"他们撒腿就跑！

隧道里太黑了，尽管三个人惊恐至极，但是跑得并不快，尹学军撞在了姜春梅的身上，又绊了晓晓的脚，他们磕磕碰碰，你推我搡，一起朝隧道的另一端奔逃……

他们跑出那条隧道之后，又朝前跑了很远，才停下来。他们站在一起，惊恐地朝后看。天色暗下来，隧道里更黑了，它死寂无声，深不可测。过了很久，葛冬还没有出来。三个人都没有说话。完了，他们把葛冬留在了隧道的另一端，留在了那个可怕的山谷里，他可能永远都出不来了。这条隧道，似乎是隔断幽明两界的一条黑暗通道。

有人嘤嘤地哭起来。是姜春梅。没有人劝她。此时，大家的脑袋里都是一片空白。暮色中，只有姜春梅不知所措的哭泣声。现在，他们没有一个人敢返回去看个究竟。现在，他们只有等待。

突然，隧道里传出了脚步声。

姜春梅一下就不哭了，惶恐地看了看尹学军。尹学军紧张地看了看晓晓。晓晓不安地看了看尹学军，又看了看姜春梅。那脚步声越来越近，不是跑，而是走。山谷里除了葛冬，就是那个吊在树上的，再没有其他人。三个人都意识到，假如走出来的这个人不是葛冬，那么，他们谁都别想走了……

尹学军的双腿开始哆嗦起来。葛冬从隧道里显现出来时，脸色十分苍白。这次他没有笑，他冷淡地走向了三个同伴。晓晓站在了尹学军的背后。尹学

军远远地问道："你遇到……谁了？"

"一个守山的人。"葛冬一边说一边慢慢走到三个同伴面前，停下了："我告诉他山谷里有个吊死的人，他就让我带路，领他去看看……"

"你去了？"尹学军问。

"去了。"

"那个人……长得什么样？"

葛冬摇了摇头："还是别说了。"

"为什么？"

"说了你们会害怕。"

"你不说出来我更害怕！"

葛冬看了看姜春梅，过了半天才低声说："他的眼珠红红的，就要鼓出来了。舌头耷拉着，都快舔到胸脯了。还有，他的脚尖朝下，直直地垂着，像跳芭蕾舞的一样。他的身子太长了，骨头都脱节了，已经不像人。一双胳膊张得大大的，好像正在扑过来……"

晓晓紧紧抓住姜春梅的手。

停了停，葛冬又说："那棵树上，还刻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字——'姚三文之墓'。"

尹学军叨念着这个陌生的名字："姚三文……"

姜春梅突然说："葛冬，你穿的是谁的衣服？"

尹学军这才注意到葛冬穿的是一件墨绿色上衣，一条黑绒裤子。他猛地朝后退了一步。

五　我一定要找到你

葛冬嘻嘻地笑起来。

姜春梅又问："你说呀，这是谁的衣服？"

尹学军死死盯着他。

葛冬说："穿在一个死人身上，风吹雨淋，不是浪费了吗？"

姜春梅说："你快脱下来！"

葛冬说："我穿着不合身吗？"

姜春梅生气了，大声说："你不脱，我再也不理你了！"

葛冬说："好了，我脱。"

他慢腾腾地脱下那身衣服，使劲一甩，扔进了路旁的山沟里，然后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